

cmchao / February 18, 2017 11:08AM

[【多元台灣 傾聽與擁抱】蘇弘恩：關於「山」的啟示](#)

【多元台灣 傾聽與擁抱】蘇弘恩：關於「山」的啟示

2017/02/16

作者: 蘇弘恩

本文圖片皆為公視提供。

[編按：關於多元台灣 傾聽與擁抱系列] 二二八事件今年屆滿70周年，公共電視推出「多元台灣 傾聽與擁抱」系列節目，期待從不同的故事與角度去感受台灣這個充滿複雜歷史的島嶼，更希望透過不同節目讓在台灣這塊土地生根的人們，從不同的過去走向更好的未來。

系列紀錄片推出蘇弘恩執導的作品《靈山》。蘇弘恩是原住民跟閩南人的混血兒，大學以及研究所都就讀傳播相關科系。原本想利用自己的專業為太魯閣族的狩獵或者祭祀文化做記錄，但實際拍攝幾次之後，導演發現其實自己的外公就是最好的記錄對象。

導演的外公年輕時是部落最有名的獵人，後來為了家庭經濟，離開部落到外地工作，但他最自在的還是在自己熟悉的深林裡當個自在的獵人，即便經常跟獵物鬥智失敗。導演使用16釐米底片攝影機，凝視外公的日常生活，他是在平地病痛纏身的老人，亦是山林裡與獵物鬥智的獵人、祭祀中負責宰殺牲品的耆老，而那些文化的痕跡，在他的身上始終沒有抹滅。當全片完成後，導演回望拍攝的起點，對著拍攝祭祀中的那隻豬，充滿著萬物貢獻生命的感懷。

前幾個月，我在《靈山》跑完影展之後，拍了一支短片，當時做了一個決定，讓我在精神上飽受折磨。在那支短片中，我寫了一場祭祀的戲，祭品是一隻年輕、黑色的豬，在豬寮裡看起來很健康。但當我寫了這場戲，就注定了它要提早死亡的命運。

當時它被綁在鐵籠裡，年輕的操刀者，一刀從心臟刺進去。照理說它很快就會斷氣，但那天不知道是失誤還是怎麼了，那隻豬並沒有很快死亡，而著實痛苦掙扎了一陣子。本來應該是神聖的祭拜儀式卻演變成凌遲，那個場景一直深深烙印在我心裡，至今無法忘懷。

在我一路拍片的過程中，應該很習慣看到殺生的場面，但這次的罪惡感卻特別沉重，讓我好幾次在睡夢中驚醒。可能是對生命的掠奪，可能是彼此不對等的關係，可能是在剪接的過程中發現，自己根本不需要殺牠。種種原因，讓罪惡感幾乎要壓垮我，直到今年過年的時候，我又跟外公上山打獵去了，才漸漸找到答案。

這次跟外公上山，前兩天並沒有看到獵物中陷阱的跡象，直到準備下山的時候，才看到一個陷阱被拖得老遠。這種情況我是第一次遇到，代表那隻山豬還是活的。發現牠的時候，儘管一隻腳受傷，但還是試圖逃走，把周圍的土翻得雜亂不堪。外公走到工寮拿了獵槍，對牠開了槍。第一槍並沒有打中要害，只打到後背的部份，受傷的動物只會變得危險，外公仍舊冒著險走近了一些，山豬不斷試著攻擊他，直到第二聲槍響，山豬才倒地。之後，我跟外公還有舅舅，輪流背著牠往山下走，回到家中放上磅秤，發現有58公斤，份量十足。

過程中，我又回想到那隻被綁在鐵籠裡的豬，但這次當我看著外公用身體跟靈魂面對牠，我的罪惡感並沒有湧現，反而熱淚盈眶，這個時候殺生的動作，又變得像儀式一樣神聖。原來，當獵人跟獵物以命相搏的時候，關係達到了一個平衡且對等的狀態，那就沒有剝削的感覺，看的就是誰輸誰贏，誰生存誰死亡。

我想起自己拍片的習慣，不論是劇情片還是紀錄片，老是站得遠遠的，把自己放在一個安全的位置，說好聽點是在觀察，但說不定是在逃避什麼。前陣子看的一部紀錄片，記錄者跟被攝者的距離很近，在詢問犀利問題的同時，也把自身攤在觀眾面前。也許拍片跟做人都是要這樣，要做到以命相搏的程度，才會打動人。這次的體驗對我來說很珍貴，或許也會成為日後創作的養份吧！

紀錄片《靈山》於2017年2月16日週四晚間10點於公視【紀錄觀點】時段播出
